

不许眨眼

石一枫 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不许眨眼

石一枫 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许眨眼 / 石一枫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2

(中国文学新力量)

ISBN 978-7-5513-0673-7

I. ①不…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760号

不许眨眼

作 者	石一枫
责任编辑	周瑄璞 靳 嫦
封面设计	焚香图文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8千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73-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100

石一枫



以当前的阅历和想法，文学对我来说是一项有关于价值观的工作。当被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世俗层面的价值观不那么善良，不那么符合人性的时候，也就是文学入场之时。我仍愿意将文学比喻为灯。文学作品是灯，文学精神是灯，好的作家本人也是灯。不只反应生活，而且照亮生活，我们的夜路也将明亮起来。

石一枫

目 录

- 1 / 不许眨眼
57 / 五年内外
96 / 乌龟咬老鼠
123 / 老人
139 / 合奏
158 / 芳华的内心戏
180 / 县城里的友谊
203 / 张先生在家么
216 / 采石矶
237 / 放声大哭
251 / 桃色事件
279 / 坐在楼上的清源

298 / 后记：夜路明亮

不许眨眼

那天陈青萍召集我们三个狗男人去开大会，诸人都始料未及。接到电话，想必是有人叹息，有人流泪，有人欢天喜地；共同之处则是每个人都充满了众望所归的成就感和沧桑感，因为谁都以为她只叫了自己。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所有人都在行着持枪礼——对着大洋彼岸的陈青萍，对着载誉回国的陈青萍，对着近在咫尺玉体横陈侧卧榻上的陈青萍。我就是这样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把裤裆在小柜子上蹭啊蹭，一边看着墙角那张会咯吱咯吱叫的双人床。床上躺着我的现任女朋友，黑脸林黛玉，她正在搔首弄姿做肉感的深思状。

电话里的陈青萍说：来来来。我说：好好好。她又说：我刚离了婚。我说：嘿嘿嘿。床上的黑脸林黛玉便问：你又犯痴了，凭白看着我嘿嘿什么？我捂住电话说：没啥没啥，你膀子露在外面，看着凉了又喊疼。黑脸林黛玉便更加来劲，嚤的一声，一条大腿也掀了出来。陈青萍那边好像有点警觉，问：谁谁谁？我比她还警觉，赶紧说：没没没。这时黑脸林黛玉却催起我来：快快快！我又捂住

电话对她喊：等等等！她便赌气开始吃枕头吃被子。我只得赶紧问了时间地点：明天晚上七点？醒客咖啡馆？好好，到时再叙。挂了电话，才感到舍不得，裆中之物也已蹭得甚是雄大，一步三颤走到床前，怒视黑脸林黛玉。她倒浑然不惧，索性像海豹一样昂起个半裸体问：哪个给你打电话？我说：大学同学，请我吃饭。她说：什么时候打不好，偏这会子打？我说：人家还停留在美国时间里。她又问：什么劳什子美国时间？我说：美国时间有什么稀奇的？时差你懂不懂？你要不懂咱就只能从头讲起了，话说地球它是个圆的——她穷追不舍地打断我：我是问谁在美国时间里？我说：当然是美国人民。她说：我是问你哪个同学从美国回来又在美国时间里给你打电话？我一心虚，吼道：反正是同学，你又不认识！她也有点急了，终于切入主题：男的女的？我恼羞成怒，声如洪雷：男的！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若是假的？我说：舌头上长一个三寸大疮行了吧？满意了吧？她这才缓和下来，说：那你平白急什么？急什么？我趁着火性，一把把她一条大腿高高拽起：急，急，急什么？急的是一根鸡巴往里戳！

急着往里戳固然是搪塞，美国时间却不假。陈青萍哈欠连天地说她刚下飞机，正在倒时差。她才一回来就找我，确实把我兴奋得够呛。可我看到手上按的却是黑脸林黛玉，不免又感到一丝悲凉，便执意要关灯做爱。她又起疑心：平时都要开灯，今天为甚关灯？我说：反正开灯关灯一样黑，省点儿电吧。她登时不依不饶，拒绝再搞，我也乐得顺水推舟，不搞拉倒。

到了次日，黑脸林黛玉已经哭得抽搐不止，眼睛只是乱翻。我好歹劝她两句爱你敬你一撮儿灰一阵青烟云云，又心猿意马地和她吃了顿午饭，赶紧打发她去上课。她走之后，我胡乱把电视台一个

节目的稿子写完，就赶紧拍着屁股出门打车，直奔咖啡馆。

到了咖啡馆门口，一个围着绿围裙的白胖姑娘问：先生一位？

我说：不不，找人。

找人？是找他们么？那俩人也说找人。

俩人？我眼珠一转，没在厅里找到陈青萍，目光一停，却在靠窗处发现了吴聊和肖潇。这一见之下，我从惊诧到疑惑，从疑惑到懊丧，仿佛坐在一辆急剧俯冲的过山车上——我还以为只叫了我一个呢。

而正坐在里面的那两位原先也一定以为陈青萍只邀请了自己，此刻看到我，只能解嘲地一笑，意为“果然还有你”。而我正迟疑着是否应该走过去，吴聊已经扬起手，有气无力却毫不留情地把我拽过去了。

离他们越来越近，时光倒转，往事如昨，我又重温了一遍几年前在大学课堂上的那一幕：讲台上站着一位为自己的课程深感抱歉的马政经老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他一样没精打采，在那片伏下的黑脑袋组成的田野里，陈青萍却极其醒目地腰板笔直，昂首坐着，鲜花带露，招蜂引蝶。围坐在她身边的就是我们三个，吴聊在她后面，一边迷醉于她的发香，一边更加迷醉地对她谈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肖潇在她左边，老实巴交，给她看自己的学术论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我坐在她右边，既不被她听，也不被她看，却把手径直插到了她的屁股底下。

比起陈青萍的另两个追求者，我无疑目的最单纯，手法也最直接。每逢周末没课，陈青萍就会乔装打扮，上午先去和吴聊讨论经济原理，下午再听肖潇讲解学术规范，到了晚上夜黑人散，便到湖边的小树林去找我。远望一根塔，塔影插入粼粼湖中，我们两人便也实践这个象征，忙得一塌糊涂。

即便我占尽便宜，却并无优势。陈青萍死活拒绝承认我是她的男人，并威胁如果我把和她的关系讲出去，她就不再与我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只能算偷情，还是她偷我，不是我偷她。更有甚者，偷着不如偷不着，她对外的宣布是吴聊和肖潇一起追她，两人以君子方式 fair play，竞争上岗，而我的品行大家有目共睹，只能算作她的一个纠缠者，预备性骚扰犯，压根儿没有被她纳入考虑范围。

也不知道美丽的陈青萍是怎么想的。我一度认为她是个极端女权主义者，对我只是玩玩儿就算，吴聊和肖潇两者之一才是她未来床上的主角；而究竟是哪一位，则取决于吴聊先受聘于 ibm 公司还是肖潇先得到 ucla 大学的 offer。基于这种认识，我的策略只能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占了便宜也要当王八，不占便宜就是王八蛋，反正互相解渴，权当练兵。可是事态总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快毕业的时候，陈青萍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一个美国来的访问教授坐上大象一样的波音 747，飞啊飞，出国了。那洋老头在学术界颇为著名，年薪十万美刀，可谓兼取梦想实现的吴聊与肖潇二者之长，甚至在我负责的领域，也即肉体方面也不含糊——传闻他在我系卫生间撒尿，被人窥见，观者大惊：帝国主义，船坚炮利。陈青萍就这么身背多少民族恨，抛下三个伤心人，以成功女性、学术女性、肉体所向披靡的女性的身份——飞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连个音信也没传来。

而生活的发展也总是与年轻人的预期存在一定的距离。我们三个，吴聊落选了 ibm，自己去倒卖医疗器械了；肖潇没有得到 uc 的垂青，只好到一家研究所直升博士，然后留校任教了；我也没有再找到可与陈青萍匹敌的尤物，只好偏安于一个又一个有明显缺陷的女性，目前是黑脸林黛玉。

可现在，当我们都学会习惯现状之后，陈青萍却又一次出乎预



料，和洋老头儿离了婚，坐着大飞机，飞啊飞，飞回来了。她这次召集我们，意欲何为？难不成只是假惺惺地叙个旧？这不是她一贯的风格啊。真正的胜利者是连胜利都懒得炫耀的，就像比尔盖茨午饭只吃汉堡包，苏格拉底的口头禅就是他一无所知。任何一个反革命流氓犯都会痛心疾首地说：为什么就找不到真正的爱爱爱情呢？

但无论如何，我们却都一个个贱兮兮地来开会了，因为失败者总会毫不吝惜地展览他们的痛处，就像用来陪衬比尔盖茨、苏格拉底和反革命流氓犯的穷人、蠢人和女人。吴聊西装笔挺，肖潇表情木讷，我哈欠连天，三个懊丧的男人已经坐在一起，回味往昔的懊丧，消磨眼前的懊丧，等待这些懊丧的根源在门口出现。

不便见面的熟人见面，没话也得找话。我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大眼瞪小眼，小眼翻白眼，然后又一起眨巴眼，终于还是我开口。我对吴聊一点头，他也一点头，我说：开上大奔了么？

他说：惭愧，还是丰田。

我又向肖潇点头：评上教授了么？

他说：惭愧，还是讲师。

他们互相看看，对我说道：得上艾滋病了么？

我说：幸亏，还是阴性。

基本情况是没发大财没成大师没得大病，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暂时躲开了陈青萍，心怀鬼胎地闲扯叙旧。首先陷入滔滔不绝的是伪大款吴聊同志。吴聊毫不谦虚地说，他已经进入了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扶持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象征性符号是日本车、三环路附近的商品房和皮尔·卡丹西服，阅读《财富》周刊和男性《时尚》杂志。虽然以目前的社会格局看来，他很难更上一层楼，但毕竟已经脱离了越来越值得同情的大多数。他应该对这个现状很满意了，即使不满于实际的财富数量，也应该对他和我与肖潇在经济

上的落差知足了，况且最近他还有一喜：当前一阵非典来袭，举国上下都在温度计上战战兢兢的时候，他趁机大赚了一笔，从德国进口了大批电子温度计，供人随时随地战战兢兢。吴聊同志的情绪像温度计一样飙升，这两天正准备响应厉以宁先生高屋建瓴的号召，在郊区再买一套联体小楼，供他穿着休闲服遛狗、钓鱼、阅读《财富》《时尚》并思考人生用。这时肖潇以学者的正义感指出：你这是在发国难财。吴聊感到这种说法很无趣，快快地说：国家有难，匹夫发财，不过我的主要目标还是为国分忧，分忧。他又问肖潇：那你国难当头又在做啥？肖潇说他遍查史料，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大疫，有感而发，写作《sars 的考据学批判》。吴聊道：倒没发财，不过屁用没有。肖潇也觉得没趣，又问我：你在干吗？我说：那时误吻广东妹，爽了嘴，苦了肺，躺在床上等死。吴聊道：这不像你，怎么不是在床上吃淫药，再活活把自己干死？我有些不忿，说：你为什么总把我和西门庆扯到一起？肖潇说：西门庆怎么了，我认为西门庆也是具有形而上的苦闷，但无从解决，只好以形而下的方式排遣出来，他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零余者形象。我还有一篇论文《对金瓶梅的再叙述》，考证的是西门庆与毕晓林、叶甫盖尼·奥涅金乃至美国上世纪年代垮掉的一代、艾伦·金斯伯格之间的渊源。吴聊道：现在的学术真奇怪，怎么谁鸡巴越硬越流氓他们就认为谁越有形而上的追求。我说：所谓胡操乱操，替天行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学术，这个道理弗洛伊德已经指出过了。吴聊更加恶毒地说：我看并非是论证鸡巴硬才形而上，而是想论证形而上的人鸡巴都硬，学者在那方面自信不足，所以用这个办法给自己壮壮声势。肖潇听了此言，孩子般的圆脸大耳涨得通红，说：你们不懂学术，我就不该和你们说，现在请你们不要乱说。

我们一直喜欢他这个样子，感到他可怜可笑又可爱，是个语言



上的变童，颇堪玩味。我就说：你们学院派即使和美国接了轨，也不要滥用话语霸权嘛，我们民间学者的话一定是乱说么？吴聊道：你真别说，学者的鸡巴也确乎不软，我的秘书，半年前我提出搞她的时候，害怕她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我玩儿气节，告我性骚扰，谁想人家小姑娘大大方方地说，来吧来吧，反正俺上学的时候和老师睡得，上班之后为什么就和老板睡不得？肖潇绝望得怏怏：师生恋也是有的吧？比如说鲁迅和许广萍？我说：狗屁师生恋，和老师睡是为了换学分，和老板睡是为了换工分，两腿一开，交换的都是数字。既然如此，需要量化，按抽插次数计价。吴聊兄，国外有没有安在女性生殖器上的打表器？进口一批，给我们母校的师妹们试用试用？吴聊道：这东西我们公司就能搞出来，出租车打表器改装一下而已。我说：为何不投放市场？吴聊道：你怎么连一点经济常识都没有？打表器按下蹦字儿，那性能力强的男人还不亏死？反而是超级大阳痿女人一脱袜子他就射精的那种占便宜，这样一来我们公司进口的性药品哪儿还卖得出去？我说：咦？你们公司还进口形而上壮阳药？吴聊道：你这么快就得吃药了？搞得如此不济。我说：目前倒还正常，只不过春宵一刻值千金，千金散尽又何其太快，我在这方面一向贪得无厌。吴聊道：给你搞一些也容易。我说：是不是蓝色的那种？

说完哈哈大笑，气氛一转融洽，笑声沆瀣一气，惹得邻桌的几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直向这边看。只有肖潇不停地喝水，害口渴一般地咽唾沫，并不停地眨着眼。那些小青年也许就是他学校的学生，难怪他如此尴尬。我和吴聊交换一个眼色，继续逗他。

我说：肖潇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搞学术呢？学术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吧？肖潇头垂得低低的，几乎像个啮齿类动物啃着桌面，轻声嗡嗡说：我不好财不好色，这是我的人生追求。吴聊拍案叹道：

这个追求把你毁啦。肖潇说：学术哪点不好？我说：学术当然没甚不好，可惜缺了一样东西。肖潇说：缺什么？我正色道：眼儿！肖潇道：眼儿？什么眼儿？我把两根指头围成一个圆圈说：就是这个眼儿啊，hole。肖潇好奇道：何解？我说：吴聊爱钱，钱上有眼，所以唤作孔方兄，我爱女青年，也因为女人有三个洞。可学术有眼儿么？有眼儿么？没眼儿的东西自然没有妙处，所以说自古书生百无一用。

吴聊也说：还真是，还真是，眼儿这个东西还真是妙，有眼儿的东西都是人生的出口，没眼儿的东西只能把人生引向绝路，所谓无眼儿不入，没有眼儿，让我们往哪儿钻呢？然而肖潇到这个时候终于说出了一句有意思的话，自然也是刻薄话：这是蛔虫的逻辑吧？

我们意外地被他回了一句，两个人瞪着眼儿，对看一回，马上高兴得嘿嘿乱扭，好像两个曼妙的蛔虫。肖潇啊肖潇，吴聊说，你这个家伙还真是有趣得很啊。我也说：这些年过去，肖潇比过去更有趣了。肖潇不好意思：我随口说，随口说，无意讽刺你们，何必这么激动？我们说：本来没有意思的学术，经你这句话，好像有点意思啦。

这么一搅，我们更加热闹。只是我低头看了看表，都已经七点半了，陈青萍去哪儿了呢？有些问题我想说，我不能说，可是我还得说。再看吴聊肖潇二位，也是繁华散尽，露出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看来还得我说。我喝了一口茶，清清嗓子，宣布性地展开正式的话题：

咱们来这儿，不是扯淡，而是等人吧？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呢？

话音落后，半晌沉默。一会儿，吴聊道：也许堵车。肖潇道：也许倒时差，没把握好时间。

说完以后，我们又不再说，却又盼着别人说。吴聊整整西服，

把手机打开又关上，啪嗒啪嗒；肖潇摸摸菜单，又把它们不识字一样翻来翻去，哗啦哗啦；我打量着这二位，把手指弹着玻璃方杯，叮当叮当。

啪嗒复哗啦，哗啦复叮当，足有两分钟，我们的桌上只有拟声词。肖潇必然在恨吴聊油滑，吴聊应该也在鄙视我的散漫，我则抱怨着肖潇木讷。我认为最先憋不住的会是肖潇，可却是吴聊首先停止了啪嗒啪嗒。我们见他要发言，立刻停止了哗啦哗啦和叮当叮当，全场肃穆地瞅着他。

吴聊把手机像惊堂木一样往桌上一拍，问道：陈青萍离婚回国，大家都知道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我说，上回书交代过了。

他又说：咱们三个跑到这儿来，就证明还是贼心不死对吧？

也是也是，我又说，三个司马昭。

他又说：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就像几年前一样不好办。据我分析，当年我们谁都没追上陈青萍，是什么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美帝介入，其实不然。试想我等之才，本应该在美国佬儿登陆之前就把战斗结束了啊，为什么久攻不下，反被外人占了先机？

我说：先别我们我们的，我们不是战友，我们是情敌吧？

吴聊一拍大腿：对啦！就是这个原因！本来凭我们三个，谁都可以追上陈青萍，可问题偏偏就出在三方面同时出击，又不可能协同作战，以至于互相牵制。你想啊，陈青萍看看这个不错，看看那个也不错，犹豫不决，此事一拖再拖，一直拖到美国佬儿来了，渔翁得利。当年痛失陈青萍，实可谓三国相争，一朝归晋啊。

我说：这不是废话么，难道这种事儿还能协同作战——咱是想追求爱情爱情对吧，毕竟不是轮奸吧。

吴聊道：协同作战当然要求太高了，其实这事儿只要有两个人

发扬发扬高风亮节，主动退出，另一个人就方便了——

我说：这简直就是狗屁了。那你说谁发扬高风亮节？肖潇最有涵养，肖潇干么？

肖潇漠然。我又转回来问吴聊：那你这么说，就是你想发扬啦？

吴聊道：跟你这人简直没法儿说话。你要不想听别听，算我光跟肖潇说行了吧？

小马你就别忙着打岔了，肖潇开口道，吴聊说这么多肯定是有想法的吧？

我便对吴聊道：那你说，你说。

吴聊道：其实我的主意也很简单，无非是借用一下前人的伟大思想。先请教肖老师，所谓社会契约论，或者民主政治，是不是建立在人不利己天诛地灭和资源有限这两个前提之上的？

肖潇道：没错没错，这个思想是约翰·洛克和卢梭都提出过的。

吴聊道：你看，我功力犹存。不过我更会活学活用——以前咱们在追求陈青萍方面，有个君子协定吧？今天咱们不妨把它再进一步，搞成民主选举，从三个人中间选出一个最应该、最能够也最适合的人去追陈青萍，其他人遵守规则，无怨无悔，有闲心的话还可以衷心祝福——当然不作硬性要求啊——诸君以为如何？

我笑道：哼哼，当年君子协定，如今民主选举，怎么越来越知识分子了？

肖潇道：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好？这法子听起来倒很理性。

吴聊道：甭管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吧，总之这办法又有效，又不会伤哥儿几个的和气——毕竟这么多年交情了，伤了和气才是最可悲的。小马你想想，当年是谁借你钱的？我！当年是谁给你写哲学史论文的？肖潇！你忍心和我们伤和气么？

我说：当年我也没少帮你们吧？你那时候倒卖圆规光收钱不交



货让物理系的东北糙汉追着揍是谁在肌肉的狂欢里把你活着抢出来的？

吴聊道：所以说啊，万事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考虑到爱情，又顾及交情，还要保证效率，我们只能用这个法子了吧？

我说：那行，那行，民主选举，怎么个选举法儿？提名候选人？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就是马小军同志，马小军同志最有战斗性，而且是老一辈无产阶级恋爱家了。

滚蛋。吴聊也笑了，你丫能不能在党内会议上严肃点儿？

那你们也甭指望我提你们俩人的名儿。我说。

是是，吴聊道，谁也没要求你流氓假仗义。咱们就是自荐，自荐完了再不存私心、实事求是地进行评选，这自然也要求与会人员具有较高的民主素质。

我说：那我自荐完了，我也没什么长处了。

这就是你的自荐？吴聊说，可见你丫素质真是不高——

那你给我来一素质高的？

我刚说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肖潇忽然抬起头来，真挚地望着我们的眼睛：那我说两句儿。

我说：行了，素质高的来了。欢迎肖潇同志发言。

肖潇却干望着我们，半天没说出话来，他只得又喝了口水开了开塞，一憋，又一憋，终于憋出一句话来：

我这些年都没有结婚。

哈哈。我和吴聊立刻停止互相攻击，一起拍桌子。我说：肖潇，你此言怎讲？没结婚的又不止你一个，我也没有结婚，吴聊结了么？吴聊也不言语，伸出左手，让我们看看光秃秃的无名指，示意他也是王老五。但他捎带又抖动了几下戴着白金戒指的其他两个手指，示意他与我们不同，是钻石王老五，只不过抖动手指的时候